



中国佛教史

梁启超 著 隆印法师 编



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谈中国佛教
学习和研究佛教者必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佛教史

梁启超 著 隆印法师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佛教史 / 梁启超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5
(归元文化丛书·近现代佛教名著)

ISBN 978 - 7 - 5675 - 3536 - 7

I. ①中… II. ①梁… III. ①佛教史 - 研究 - 中国
IV. ①B94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9984 号

中国佛教史

著 者 梁启超
项目编辑 许 静 储德天
审读编辑 刘效礼
责任校对 孙祖安
封面设计 吕彦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电话 021 - 62869887 (邮购)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19.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 - 7 - 5675 - 3536 - 7/B. 943
定 价 39.8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目 录

中国佛教史

一、印度佛教

印度佛教概观 / 003

印度之佛教

——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 / 014

读《异部宗轮论述记》 / 032

说《四阿含》 / 038

说《六足》、《发智》 / 051

说《大毗婆沙》 / 059

读《修行道地经》 / 071

《那先比丘经》书 / 073

说无我 / 075

佛教心理学浅测

——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义 / 081



二、中国佛教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 / 101

佛教之初输入 / 113

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 / 115

佛教大事表 / 127

汉明求法说辨伪 / 130

《四十二章经》辨伪 / 134

《牟子理惑论》辨伪 / 140

翻译文学与佛典 / 142

佛典之翻译 / 167

佛教典籍谱录考 / 170

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 / 225

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

——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 / 246

三、中印交通

佛教与西域 / 265

又佛教与西域 / 273

中国印度之交通 / 283

❧ 一、印度佛教 ❧

若以各派外道比先秦百家言，则释迦恰是那时印度的孔子。他在群言淆乱之中，折衷长短，以中庸为教。就修养方法论，一面有顺世派之极端快乐主义，一面有耆那派之极端苦行主义。释迦两皆不取，以“不苦不乐”为精神修养之鹄。就灵魂问题论，一面有极端常住论者，一面有极端断灭论者。释迦两皆不取，提出“因缘和合”之流动生命观。就因果问题论，一面有极端的宿命论，一面有极端的无因论，释迦两皆不取，以“自业自得”明道德的责任。诸如此类，对于一切问题皆然。故佛家常自称为中道教 Majjhao，和孔子所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同一精神。

印度佛教概观



印度事迹与佛教之关系

无论若何高邃之宗教，要之皆人类社会之产物也。既为社会产物，故一方面能影响社会，一方面又恒受社会之影响，此事理之无可逃避者。佛教有二千余年之历史，有东西数十国之地盘。其播殖于五印以外者，顺应各时代、各地方之社会情状，为种种醇化蜕迁，固无待言。即以印度本境论，幅员既如彼其辽广，种族既如彼其复杂，文化既如彼其繁荣，则佛教在彼土千余年间之分合盛衰，必与其政治上、学艺上有相应相倚之关系明矣。徒以印人历史观念缺乏，至今竟无一完备之信史足为依据，而佛教徒亦向不以此为意，故无得而征焉。然而佛教自佛灭度后，循机体发育之公例，为不断的进化蜕分，其间或荣或悴，经无数波折，卒乃灭绝而迁化于他方。此既章章不可掩之事实，苟非略察其社会变迁之迹，则此种现象殆无由说明；而其所输入中国之教理，何故有种种异相，亦无由知其渊源所自。吾故先为此章，刺取印度政治上大事与佛教有密切关系者，论其概要，俾学者得一简明概念，为研究佛教宗派史之预备焉。

佛陀在世布教之迹，略同孔子。孔子辙环所及，在黄河下游齐、鲁、宋、卫约千里间，南极蔡、楚而止。佛陀亦然。其足迹所及，在恒河下游摩揭陀、憍萨罗、迦尸、憍赏弥数国约千里间，南极胆波而止（约当今之孟加拉省），而因缘最深者，则摩揭陀之王舍城（竹林精舍所在）、憍萨罗之舍卫城（给孤

独园所在)、迦尸之婆罗奈城(鹿苑所在),此诸地方,实当时印度人口最密之处,而文化之中心也(至今犹然)。就中王舍城最为主要,舍卫次之,而此二地则外道之窟穴也^①。佛教首立根据于此,可谓力为其难,而后此佛教与外道辄不绝,且彼此思想常迭相为影响,则亦以此。

佛灭度时,摩揭陀王为阿闍世。其人本弑父篡国之恶徒,且常党于耆那,与佛为难。然当佛灭前已悔罪皈依(据《阿闍世王经》),故有名之“第一结集”(详次章),即在王舍城举行。其后阿闍世战胜波斯匿,兼并憍萨罗,拓境西至摩偷罗,西南至阿槃提,东南至鸯伽(即今之印度首都加拿吉打所在地),奄有五河全域(恒河所受五河)。王既信佛,故佛教亦随其政治势力而扩张,因扩张之结果,而地方的派别渐生。

佛灭后百五十八年(西纪前327),有一事为印度文化史上所宜特笔大书者,则亚历山大大王之大军侵入是也。大王军力所及,虽仅在印度河流域,其时间虽仅十二年,然印度、古希腊两文化系之接触,实自兹始。时大王领土,奄有波斯及中亚细亚,逮大军退出,挟印度文明之一部分以为归。佛教之入西域,此其远因。且自兹役后,键陀罗、迦湿弥罗一带,已渐受古希腊思想之濡染,而此两地实为后此佛教之中枢。故佛教在同一根本原理之下为多方面之发展,其受外来文化之戟刺,不可诬也。

西北部之客军方退,而中部之内争旋起,时则有所谓四恶王者,日寻干戈,破坏塔寺,杀戮比丘,一般人民固受涂炭,而佛教受创特甚^②。至佛灭后二百十九年(西纪前266),阿育王即位,教乃中兴。

阿育王 Asoka 为佛教最有力之护法者,稍治佛学之人,类能知之^③。其祖父旃陀罗耆多,当亚历山大军退出后,蹶起西北,逐希腊人所置将帅,旋寔定四恶王,统一中印度,建立所谓孔雀王朝者。再传至阿育,国势益张。南灭羯陵伽,西服键陀罗,五印役属,余威且及域外,而莫都于摩揭陀之华氏城(亦称波厘吒子城,在王舍城西约二百里,佛在世时所常游处也)。既厌征伐,遂皈正法。时则有目键连帝须 Moggaliputta Tissa 者,实为国师,为王立种种关于宗教上之设施,既在华氏城举行“第三结集”,调和上座、大众两部之争^④,更派遣宣教师于国内外,大举弘法,其布教区域及教师名,具见《善见律毗婆沙》中^⑤。其今地名略可考定者如下:

(古地名)		(今地名)
罽宾及犍陀罗吒		迦湿弥罗及阿富汗南部
摩醯娑慢陀罗		南印度奇士拿河一带
婆那婆私	}……………	此三地难确指, 大约皆印度边境
阿婆兰多迦		
摩诃勒吒		
史那世界 (古希腊人领土)		阿富汗及中亚细亚
雪山边国		尼波罗 (廓尔喀)
金地国		缅甸 (或马来半岛)
师子国		锡兰岛

近欧人治梵学者, 发现阿育王石刻二十余种^⑥, 内中一小摩崖有“派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一语, 据此可知《善见律》所记, 盖为未尽。又其摩崖最大者七处, 皆刻诏书十四通, 其第十三通中有云:

王即位第九年, 征服羯陵伽 Kalinga……皈依正法, 流布佛教……王以为最上之胜利, 正法之胜利也。此胜利行于王之领域, 又远及于六百由旬外之邻邦: 若史婆那 Yavana (即史那)、王安捺歌 Antiyoko 之国、调拉马耶 Turamaya、安忒尼 Antikini、马加 Maka、亚历加达拉 Alikasudara 四王之国, 南及初拉 Colu、槃耶 Tandya、瞻波槃尼 Tamba-pani 锡兰诸国。又王之领域内……诸地所至, 皆受王使之宣说随顺正法……

此碑文中所举外国之诸王, 正可为《善见律》之史那世界作注脚。盖史婆那者, 当时印度人呼古希腊人以此名。此诸王者, 皆亚历山大诸将之胤也。以近今学者所考定, 则安捺歌, 即叙利亚王安德歌士 Antiochos (西纪前 261—前 246, 领有叙利亚及西亚细亚)。其调拉马耶, 即埃及王德黎弥 Ptolemy 二世 (前 285—前 247)。其安忒尼, 即马基顿王安特峨拿士 Antigonas 二世 (前 278—前 239)。其亚历加达拉, 即欧比罗王亚历山大 (前 272—前 258)。据他处摩崖所刻, 尚有“王国所属史那世界”一语, 似此诸王当时皆对于阿育修职贡者, 故得自由布教于其境内也。据此则阿育王与佛教关系之巨, 可以想

见。前此佛教所被，仅在五河——中印、东印之境^⑦，至是不惟普逮全印，更北抵雪山之尼波罗，东渐缅甸及马来半岛，南渡海入锡兰，西北出阿富汗至中亚细亚，极西逾波斯，散布地中海东岸，且延及非洲之埃及，至是而佛教始含世界性矣。

自兹以后，佛教应边地中兴之讖，分南北两路进展。北路经西域入中国，南路独盛于锡兰。而印度内地亦以教区日恢，地方色彩益分明，宗派部执，蜂起并作（详次章）。阿育殂落后百余年——约当西纪前二世纪，有婆罗门种之武将弗密多罗者，覆孔雀王朝，仇虐佛徒，自是中印度之佛教寢衰。

护法人王之最有力者，前推阿育，后则迦腻色迦，而介乎其间者，尚有一弥兰 Milinda。弥兰王，古希腊人也。其先代已侵入北印度之舍竭，临信度河而居。王嗣位，约当西纪前百五十年，势力已渐进至恒河流域。闻龙军 Nagasena 论师之教，皈依佛法^⑧。古希腊人奉佛之确凿有证者，王其首也。盖至是而印、希两文化，已由交互而渐趋融合矣。中印佛教颓势，得此似亦稍振。

迦腻色迦王，盖佛灭后第七百年——西历第二世纪初期之人，以月氏种而王印度者也^⑨。月氏本我甘肃边陲一游牧族，当汉初时，转徙度葱岭，夺古希腊人旧领地，百余年间，渐次南下，成一大王国，都犍陀罗，进据迦湿弥罗，遂为印度共主。其史迹略见于两汉书《西域传》（参看本书《佛教与西域》章）。而迦腻色迦，则全盛时代之王也。当西历纪元前后，佛教中心已由中印移于西北，而犍陀罗、迦湿弥罗实为之枢。此两地既与欧西接触频繁，文化性质，颇极复杂，且中印屡经丧乱，重以外道压迫，教宗耆宿，相率避地北来，故当时号称佛教正统派之萨婆多部，即以迦湿弥罗为根据。迦腻色迦王在此种环境之下为治统者，自然对于佛教，当生信仰，其事业之最足纪者，则迦湿弥罗之“第四结集”，今所传《大毗婆沙论》二百卷（玄奘译），即成于是时也。迦腻色迦与胁尊者、马鸣菩萨同时。时大乘已渐兴，王一面崇礼正统派之萨婆多部，一面又建迦腻色迦寺，供养大乘僧。自兹以后，龙树、提婆继起，佛教如日中天矣。此王远祖，既发祥中国，当其全盛时，葱岭内外诸国，咸役属之，故于佛教东渐之因缘，关系最巨焉。

佛灭后第九百年之初——西纪 319 年，笈多王朝 Gupta 之毗訖罗摩秩多 Vikramaditga 王（唐言超日）统一全印，威力不让阿育。此王崇信毗湿拏教，颇袒外道，致世亲之师如意论师含愤而死，事见《西域记卷二》及《婆薮槃

豆传》(真谛译)。然其末代之王,似已有皈依佛教者^⑩。

读玄奘之《西域记》、义净之《南海寄归传》,当能知隋唐时代之中印度,有所谓那烂陀 Nalanda 寺者,学徒极盛,实为佛教之中心^⑪。寺在王舍城北三十余里,与佛教发祥地之竹林精舍相附近,知其时佛教中心,复归于摩揭陀矣。此寺据《西域记》,谓佛灭后不久即以设立。然法显游印,当西历 5 世纪初,其游记叙摩揭陀诸寺颇详,独不及那烂陀,则知此寺必兴于我国六朝间矣。要之,佛灭后千年至千二百年间,中印佛教复大盛,即据那烂陀历史可以证明之。

当第七世纪上半期——佛灭后千一百余年时,摩揭陀共主为戒日王——即尸罗阿迭多,盖代笈多朝而兴者。玄奘在印学成,而戒日实为其檀越,尝广集四方学徒,使与奘辩难,奘立“真唯识量”,王悬诸国门,众莫能诘。其详具见《慈恩传》。迦腻色迦以后,护法之勤,当推此王矣。

中部正教复兴,而余部转更衰衰。西北迦湿弥罗一带,前此大德辈出。至七世纪以后,渐为湿婆教、耆那教所占领,多剽窃佛教教理仪式,以似乱真^⑫。东南诸地,亦外道猖獗,僧徒受其影响,佛教变为秘密迷信的性质。义净西游时(8 世纪初唐武后时),佛教衰微,已见端矣。

今据《大唐西域记》,制为下表,观当时佛教外道势力比较焉。

第七世纪(佛灭后千二百年)印度诸国教势分布表

	国名	面积	佛 法				外 道		
			概况	寺数	僧数	宗派	天祠	人数	宗派
北 印 度 境	滥波	千余里		十余	寡少	大乘	数十		
	那揭罗曷	六百里	崇敬佛法				无		
	健陀罗	千余里	少信正法				百数		杂
	乌仗那	五千里	崇重佛法	千四百	万八千	多大乘	十余		杂
	钵露罗	四千里		数百	数千				
	呾叉始罗	二千里	伽蓝虽多 荒芜已甚		寡少	大乘			
	乌刺尸	二千里			寡少	大乘			
	迦湿弥罗	七千余里	邪正兼信	百余	五千余		颇多		
	磤迦	万余里	少信佛法	十			数百		
	至那仆底	二千余里	信兼邪正	十		一切有部	八		
	阇烂达罗	二千余里		五十余	二千余	大小乘兼	三	五百余	涂灰派

(续表)

	国名	面积	佛 法				外 道		
			概况	寺数	僧数	宗派	天祠	人数	宗派
北印度境	屈露多	三千余里		二十余	千余	多大乘	十五		杂
	设多图卢	二千余里	敦信佛法	十					
	波理夜咄罗	三千余里		八	寡少	小乘	十余	千余	
	钵菟罗	五千余里		二十余	二千余	大小乘兼	五		
	婆罗吸摩补罗	四千余里	邪正杂信	五	寡少		十余		
	钵伐多	五千余里		十余	千余	大小乘兼	二十		
	弗栗恃	四千余里	少信佛法	十余	减千人		数十		
中印度境	萨他泥湿伐罗	七千余里		三	七百	小乘	百余	甚多	
	罕祿勒那	六千余里		五	千余		百余	多	贵艺学尚福慧
	钵底补罗	六千余里		十余	八百余	多小乘	五十余		
	瞿毗霜那	二千余里		二	百余		三十余		求现在乐
	垂醯掣咄逵	三千余里		十余	千余	小乘正量部	九	三百余	事自在天
	毗罗删拏	二千余里		二	三百	大乘	五	多	
	劫所他	二千余里		四	千余	小乘正量部	十		事自在天
	羯若鞠阇	四千余里	邪正相半	百余	万余	大小乘兼	二百余	数千	杂
	阿踰陀	五千余里		百余	三千余	大小乘兼	十	寡少	
	阿耶穆佉	二千四五百里		五	千余	正量部	十		
	钵逻那伽	五千余里		二	少		数百	极多	
	憍赏弥	六千余里	伽蓝倾颓荒芜	十余	三百余	小乘	五十余	多	
	鞞索伽	四千余里		二十余	三千余	正量部	五十余	多	
	室罗伐悉底(即舍卫)	六千余里	伽蓝数百圯坏殆尽		寡少	正量部	百余	甚多	
	迦毗罗卫	四千余里		一	三千余	正量部	二		杂
	婆罗睺斯	四千余里		三十余	三千余	正量部	百余	万余	事自在天
	战主	二千余里		十余	减千人		二十		杂
	吠舍厘	五千余里	伽蓝数百多圯坏	三五	稀少		数十		露形派

(续表)

	国名	面积	佛 法				外 道		
			概况	寺数	僧数	宗派	天祠	人数	宗派
中印度境	尼波罗	四千余里	少信	十余	二千余人				
	摩揭陀	五千余里	尊敬佛法	五十余	万余	多大乘	数十	甚多	
	伊烂拏钵伐多	三千余里		十余	四千余	正量部及一切有部	二十余		杂
	瞻波	四千余里	伽蓝多倾毁	数十	二百	小乘	二十		杂
	奔那伐弹那	四千余里	俗好学	二十余	三千余	大小乘兼	百所		露形及尼乾
	憍萨罗	六千余里	邪正兼信	百余	减万人	大乘	七十余		
	摩醯湿伐罗补罗	三千余里	不信佛法				数十		涂灰派
东印度境	迦摩缕波	万余里	不信佛法无一伽蓝有净信者窃念而已				数百	数万	
	三摩呬吒	三千余里	邪正兼信	三十余	二千余	上座部	百所		露形尼乾
	耽摩栗底	千四五百里	邪正兼信	十余	千余		五十余		
	羯罗拏苏伐剌那	四千五百里	邪正兼信	十余	二千余	正量部	五十余	多	
	乌荼	七千余里	多信佛法	百余	万余	大乘	五十		
	恭御陀	千余里	不信佛法				百余	万余	
南印度境	羯陵伽	五千余里	少信正法	十余	五百余	上座部	百余		尼乾
	案达罗	三千余里		二十余	三千余		三十余	亦多	
	驮那羯磔迦	六千余里	伽蓝鳞次荒芜已甚	存者二十余	千余	大乘	百余	甚多	
	珠利耶	二千四五百里	伽蓝颓毁粗有僧徒				数十		露形
	达罗毗荼	六千余里		百余	万余	上座部	八十余		露形
	秣罗矩吒	五千余里	伽蓝故基实多，存者甚少		甚少		数百	甚多	露形
	恭建那补罗	五千余里		百余	万余	大小乘兼	数百	甚多	
	摩诃剌佉	六千余里		百余	五千	大小乘兼	百数	甚多	
	跋祿羯咭婁	二千四五百里		十余	三百余	上座部	十余		

(续表)

	国名	面积	佛 法				外 道		
			概况	寺数	僧数	宗派	天祠	人数	宗派
南印度境	摩腊婆	六千余里		数百	二万余	正量部	数百	甚多	涂灰
	阿吒厘	六千余里	不信佛法				千余		杂
	契吒	三千余里			千余	大小乘兼	数十	众多	
	伐腊毗	六千余里		百余	六千余	正量部	数百	甚多	
	邬闍衍	六千余里	旧伽蓝数十	现存三五			数十		杂
	掷枳那				少		十余	千余	
西印度境	苏剌佗	四千余里		五十余	三千余	上座部	百余		
	瞿折罗	五千余里	少信佛法	一	百余	一切有部	数十	多	
	信度	七千余里	深信佛法	数百	万余	正量部	三十余		
	茂罗三部卢	四千余里	少信佛法	多圮	少			多	拜日
	阿默婆翅罗	五千余里	敬崇三宝	八十余	五千余	正量部	十		涂灰
	狼揭罗	东西南北各数千里		百余	六千余	大小乘兼	数百	极众	涂灰自在天
	臂多势罗	三千余里	淳信	五十余	三千余	正量部	二十余		涂灰
	阿耆荼	二千四五百里	淳信	二十余	二千余	正量部	五		涂灰
	伐剌拏	四千余里		数十多荒圮	三百余	大乘	五		涂灰

注：原表与《大唐西域记》多有不符，今参照《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改正

读此表，可见当时佛教在各地，已不敌外道。其外道之尤盛者，则涂灰（即吠檀多派，计有自在天者）、露形（即尼乾子，亦即耆那，亦即无惭外道）两派殆与佛徒三分天下。而佛教昔盛今衰之迹，亦历历可见，如室罗伐悉底（即舍卫），为祇园精舍（即给孤独园）所在地；如婆罗痾斯（即波罗奈），为鹿苑所在地；如迦毗罗卫，为佛生地；如憍赏弥，为佛常游地；如迦湿弥罗、犍陀罗，为佛灭后五六百年间佛教中心地；如吠舍厘，为“第二结集”所在地，其时殆皆已沦于外道。历史上圣境犹存其故者，仅摩揭陀之王舍城而已。

西历8世纪中叶，印度佛教始日就衰颓。盖吠檀多派之商羯罗 Sankara 采佛教教理之一部分以中兴婆罗门旧教，既投俗尚，趋之者众，而佛教徒亦日陷于迷信，不复能自张其军矣。及西1200年（约佛灭后千七百年），回教徒蹂躏

全印，烧荡伽蓝，屠戮僧侣，佛教在印度者，自是无子遗，而像末余晖，乃在震旦也。

注释

①当时最有力之耆那教——即尼犍子，其教祖与摩揭陀王室有血统关系，久为该王族所归依，事见《阿闍兰伽经》及《劫波经》。王舍城之竹林精舍，本尼犍子教徒所居，频毗婆罗王及迦兰陀长者，驱逐尼犍，施与释尊，事见《昙无德律》及《西域记》。

据以上史实，可知佛教未兴以前此地外道之盛，中间虽被佛教夺作根据，然非久旋复滋长。迦腻色迦王之“第四结集”，本议在王舍城举行，而胁尊者谓“彼多外道，异论纠纷”（见《西域记》），知其地已复为外道所蟠矣。

舍卫之给孤独园——即祇园精舍，为长者须达所施。须达初请佛往，佛谓：“舍卫城中，人多信邪，难染圣教。”后徇其请，使舍利弗先往经营，外道六师，群起攻难，其国王请舍利弗与彼角术胜之，乃得建立，事见《贤愚因缘经》。

②四恶王事，见《杂阿含经卷二十五》，南释迦王、北耶槃那王、西钵罗婆王、东兜沙罗王，其年代在古希腊军侵入前抑在其后，尚难确考。

③阿育王事迹，今藏中有西晋安法钦译之《阿育王传》，梁僧伽婆罗译之《阿育王经》，可供史料。其余带神话性质散见各书者甚多。相传王造八万四千塔，中国境内亦有之，事固绝不可信，亦可见其势力深入人心也。

④“第三结集”事，仅见《善见律》，谓目连帝须为上座选一千比丘，仿大迦叶故事，集法藏律藏。然阿育王经、传及石刻，皆不言此事，是否传信，未敢断言。上座、大众之争详次章。

⑤《善见律毗婆沙卷二》：“尔时于波利吒弗国集毗尼藏竟，目犍连子帝须作如是念：‘当来佛法何处久住？’即以神通力观看，当于边地中兴，于是帝须语诸长老：‘汝等各持佛法至边地竖立。’……即遣大德末闍提至罽宾、犍陀罗国，摩诃提婆至摩醯娑末陀罗国，勒奔多至婆那婆私国，昙无德至阿波兰多迦国，摩诃昙无德至摩诃勒吒，摩诃勒奔多至史那世界，末示摩至雪山边国，须那迦郁多罗至金地国，摩哂陀郁帝夜参婆楼跋陀至师子国，各竖立

佛法。”

⑥阿育王石刻之研究，创自英人勃雷涉 James Priusep。因印度古钱有希腊、印度二体书，以希读梵，始能了解。始知所铭刻者，皆阿育振兴佛教之成绩。于1837年公布其研究之结果。尔来陆续发掘，所得刻文凡七种，其树立地散在二十余处，至今治印度史者以为瑰宝焉。

⑦据《善见律》，则罽宾佛教，似亦由阿育王传播。但他书所记，则佛灭百余年间，罽宾佛教似已确立，而所派之末阐提，似非阿育时人（说详《佛教与西域》章）。果尔，则前此佛教已扩于西北矣。两说未知孰是。

⑧弥兰王事迹，见《那先比丘经》（二卷，东晋译）。那先为那伽犀那之省，译义即龙军，实初倡大乘之一大论师也。此经即载那先与弥兰问答，发端叙弥兰履历，云：“生于海边，为国王太子。”篇中记：“那先问王本生何国？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名阿荔散。”“阿荔散”即“亚历山大”之对音，其国盖以亚历山大王得名。舍竭即《西域记》之奢羯罗，梵文 Cakala、巴利文 Sagala，即磔迦国故城，东据毗播奢河，西临信度河，盖迦湿弥罗东南境一大国也。《那先比丘经》，今锡兰之巴利藏亦有之，名为 Milinda-panpa。近有英译本名为《弥兰王问经》The Question of King Milind。欧人研究印度古钱，得此王钱多枚，皆印、希文并用，刻有“护法王”字样，因其钱知为西纪前约百五十年人，又知其曾占领五河地方。

⑨迦腻色迦王事迹，见于汉籍者，《大唐西域记》最详，《杂宝藏经》、《大庄严经》、《大毗婆沙论》、《僧加罗刹所集经》等，皆有记载。而13世纪时一蒙古人多罗拉那陀 Taranatha 者，著《印度佛教史》（原本用西藏文，1869年译成德文），述“第四结集”事，与《西域记》略同而加详焉。惟其年代则异论繁滋，如《西域记》卷三则谓当佛灭后第四百年，《阿毗昙八键度序》，谓当六百余年，《僧伽罗刹经》谓当七百年。近来欧人研究印度古钱，发现月氏诸王遗币甚多，再以比附《汉书》、《后汉书·西域传》中月氏诸王之名氏，愈益纠纷，至今在欧洲考古学界成一大问题，异说不下二十余种。以吾所见，则《八键度序》六百余年之说，最为近是，容当别著专篇论之。

⑩近发现一石刻，有笈多百六十五年（西元484）字样，其题名为佛陀笈多。似此朝之后王，已皈依佛教（井上哲次郎《印度宗教史》四九六）。

⑪《大唐西域记卷九》云：“那烂陀大伽蓝，僧徒数千，并俊才高学